

情鬼

真真假假的情与爱演绎出现代人心灵上的空洞 寂寥与无奈

哪一个男人能写出这样的东西
哪一个女人能写出这样的东西
哪一个人能写出这样的东西

「韩国」松梅／著 韦尔乔／漫画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사랑귀신

情鬼

[韩国] 松梅 著 漫画 韦尔乔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鬼/[韩国] 松梅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 1

ISBN 7-5039-2634-1

I. 情… II. 松…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3832 号

版权登记号 图字: 2005 - 0484

情 鬼

著 者 [韩国] 松 梅

漫 画 韦尔乔

责任编辑 斯 日

责任校对 张 莉

装帧设计 红十月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25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634-1/I·1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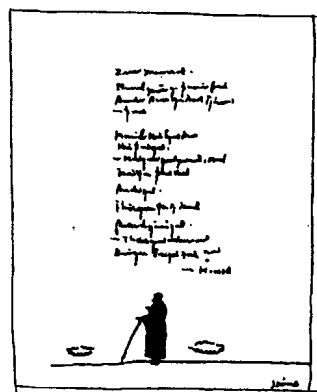
定 价 25.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开 篇 偈

无上甚深微妙说
百千万劫常错过
汝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松梅真实意

长桥寺方丈一时于甲申年二月十五日题
(是日众生惊蛰，释迦涅槃)



一声叹息（代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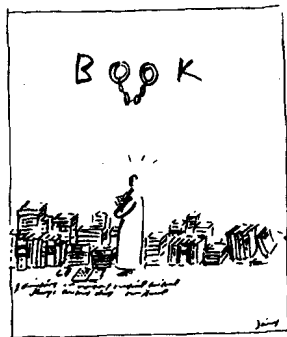
文 志

读完松梅的《情鬼》。不得了，不得了，真是不得了啊！哪一个男人能写出这样的东西？哪一个女人能写出这样的东西？哪一个人能写出这样的东西？哪一个妖精能写出这样的东西？天性胜于心智，胜于知识，胜于文明，信也！

我无法表达我激动的心情，任何试图用一些概念对它进行分析的想法都会显得可笑，我祝贺松梅，她做出了了不起的事情，不得了，不得了。

我为她的喝彩是否太过，在刚读了米兰·昆德拉与川端康成之后还如此激动地为她喝彩是否显得不公正，是否太出于私心，是否证明我对文学一无所知呢？是又不是，这些提问太愚蠢。拿着尺子去丈量花朵与飞鸟是愚蠢透顶的想法，拿着尺子丈量自己的心灵也是虚妄荒唐之举，我只知道我的心灵因为她这本书而百瓣花开了。

我当然无法完全地脱开特殊身份去文学地评说她的文字，我为每一个“熟人”的出场而惊喜不已，我爱她或他，我睁大眼睛注视着或她。他们从清澈的泉水中显影，飘



出来，流过去，风在吹拂着他们，这种亲切让我部分地或者完全地忘记了文学艺术的存在。在此我依然大俗人一个，一个幸福的大俗人，这时我就是在读信，记忆涌现，感情滋生，这样的读者想必会令作者痛恨，就像对着塞尚的画说：“这只壶我喜欢，是我家的，我用它喝茶。”这就大大地令艺术家扫兴了，说出来也荒唐可笑之极。但常常在如鱼得水又悠哉之中忽然被一个漩涡转出了一圈眩晕的七彩光环来。我才会拍案叫道：“写得太妙了，这个狐狸精，太妙了！”这时我才是她的读者，这样的读者作者才予以嘉许，艺术家需要的是这样的读者。

在这本书中，我从哗哗流淌的生活与魔幻之流中看到的是一个巨大的漏洞，听到的是一声长长的叹息，这个漏洞始于爱情，终于人生，这声叹息如同风从那虚无之洞中吹来，弥散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漏洞由鬼影来填补，叹息由性爱的喘息来抚慰，痛由乐来遗忘。对于心灵而言，其实并无虚无这样的一件东西，生活的可能世界缺失了，那暗盒里的底片就得到了机会以虚幻的影得以显形。这本书是底片与照片不断并置且获同等形式权力的生活流动之戏，人神鬼佛，虚实幻真，无非生活。

在此我可以如此理解或误解，情鬼之戏越是风情万种，荡人心魂，越是稠密，生活的漏洞就越大，越幽深，人鬼情爱的喘息越是高亢，叹息就越深沉，它让我明白，性高潮的狂喜呻吟也可以是一种叹息。

我想，从激情的强度而言，女人最高的境界其实是爱情，其次是世俗的生活，再次才是宗教。因为过分纯粹的



爱情必与世俗生活相冲突，前者以其脆弱的本质总是如花般早早凋谢，而世俗生活则如泥土万世长存。一个灵性过分出色的女性以爱情的溃败者角色无奈地步入尘世之时，便是她心中鬼魅丛生之时，而宗教则提供了灵性与鬼魅得以安身立命的想象国土，而这想象最终转化成了艺术的语言。我能感受到写作者的狂喜与陶醉，即使她可能会边写边泪流满面，但此时的悲愁与痛苦皆成为了美丽与醉意。

这是一本以爱情写无爱情的书，也是以无爱情写爱情的书，以幻幻真真写心灵真实的书，以鬼神佛仙写人生的书，是谓奇书。



回家了。

2002年12月4日，星期四，天很晴朗。

尽管是12月份，竟一点儿也没觉着冷，我背着个包，推着个包，再领着如意的小手，走在差不多每天都要走的街道上。

我背着的小包那带子总是往下滑着。

我俩急急地赶着路，我们得赶火车，要走很远的路。

那推着的包总是东歪歪一下，西歪歪一下，我觉着自己很狼狈，身上不断地出汗。

这时一位老奶奶从身旁经过。她老人家有点儿看不过去了，就主动上前来帮着把包扶了正，又在旁小心扶着走了一段路。

我真感动，眼睛虽然一点儿也没有湿，只对老人说了声谢谢就领着小如意进了站，检了票。

可当我看到那么多层楼梯面对我时，我又傻了，不知所措。

我回了一下头，看到了能够帮我忙的人，我只是看着他，没说话。

“需要帮忙吗？”他说。

我笑了，仍未说话，只是使劲儿地点了点头。

他拎起来了那死沉的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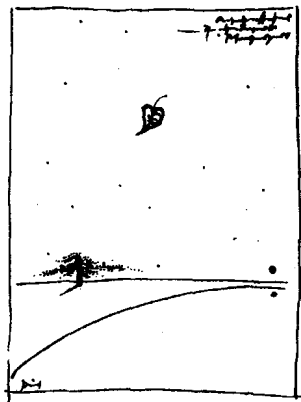
我觉着他好像拎起那包的刹那可能就后悔了，那包真的很沉，他也就确说了“真沉啊！”

他怜惜我这个小女子，一直把包拎到站台。

我说话了，说了两声谢谢，我看见他甩了甩胳膊走远了。

没多一会儿火车就进站了，列车员同志又帮了我。

找好座位，坐下松了一口气，又喘了好几口大气，好像死



回家了

沉的包从头到尾都是我自己拎的。

去汉城的旅程是3个半小时，如意一直在找话和我说，他耐不住那3个半小时。可我啥话也不想说。

我看着车窗外，知道自己的确是在路上了。

回家，家里有爸爸和妈妈，有老朋友，在冬天。

外面，一排排光秃秃的树、光秃秃的山、好多好多的房子，我的心看到的却是一个人又一个人又一个人，他们重叠又分开，又重叠。

有人说想我，有人说回来吧，有人说啥时候能回来呢？

我的鼻子里闻到的是酒味儿、烟味儿、海蛎子味儿、羊肉味儿，耳朵里听到的是各种笑声、哭声、屁声、骂娘声。

舌头感觉到的是什么呢？是同舌头一样柔软的东西吗？好像是。它很甜，又很酸，一股子橙子味儿。

我眩晕，身体好似飘浮起来，然后离一个人又一个人又一个人越来越远；太近了，我都无法看清楚这一个人又一个人又一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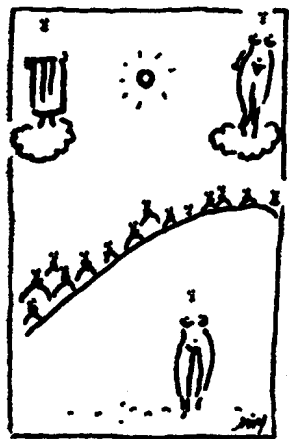
我累极了，这时我的胳膊被使劲摇着，我回过神来，才发现如意在喊“妈妈”，我轻轻地嗯了一声。他问我在汉城住的阿姨会不会来接我们，我还是用很轻很轻的声音对他说“当然会”。

就这么轻声细语的对话中，汉城到了。

刚迈下火车就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小如意喊起来：“妈妈，阿姨来接我们了。”那位朋友亲了亲如意的小脸儿，接过那死沉的包，边走边聊。

她告诉我是晚上的船，时间还早着呢，先去她家休息一下，再去车站不迟。

她家离车站很近，出租车把我们带到了她家楼下。这楼



我眩晕，身体好似飘浮起来

有三层，都是她家的，房间都出租了，她自己住了小阁楼，在平台上，很舒服。她无夫无子。

当我俩拎着几个包上了楼，进了她家的门，甭提多辛苦了。

她让我好好坐下来休息，顺手又递给我一个大信封，我打开一看是护照和船票，她帮我办得妥妥当当，又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保管好，然后才去厨房准备午饭。

她是个素食者，就连鸡蛋也是不吃的。她做的素菜很好吃，还考究，盛在好看的盘子和碗里让我吃。午饭后又从从容容地喝了一杯咖啡，又闲聊了一会儿。

她让我代她问守缘和道简好，看来我还得说明一下。

她是1993年在北京画家村认识守缘和道简的，之后我也就认识她了，她还和朋友去过哈尔滨，见过我爸和我妈。

这会儿她又拿出一双软皮鞋递给我，让我送给我妈，让我千万别有负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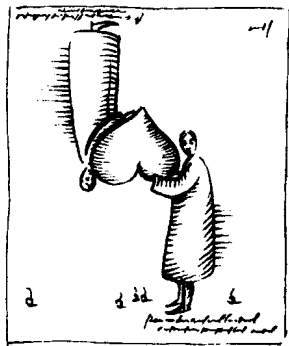
她是想起去世好多年的妈妈才这么做的。

她告诉我，她母亲在世时，她对母亲不曾说过一句温柔体贴的话，她后悔极了，我收了她那份仍在后悔的心。

我们重新来到街上，来到火车站，在那儿坐上了去仁川的公共汽车。

司机说到国际码头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在这一个半小时里，如意竟坐着睡着了。我俩和司机聊着天儿，我俩又聊着天儿。

司机问我去哪儿，我告诉他去烟台。他挺好说，给我们讲几年前有人曾给他介绍过一位中国女子，媒人说那女人单纯又干净，生活在中国农村，正值芳龄。他没有同意，就因为那女人说嫁过来后想工作，他便觉着很不安全，觉着那女子嫁



我收了她那份仍在后悔的心

过来后找了工作便会跑掉。

我俩说他明智，做得对。

他说他至今仍是一个小伙子，但他至今找女人的标准还是一个能安分持家的善良女人。

我俩差不多异口同声地说“对”。

时间过得可真快，一个半小时好像眨眼的工夫就过了似的。

叫醒了小如意，与司机挥手道别。

司机说一路平安，我说谢谢。

汉城的朋友则一直把我送到了车站里面，帮着换了船位，帮着托运行李，又一直看着我出了境，又一直挥着手。

我走出去，走的每一步里都在想，有好朋友真好。

轻手利脚地带着小如意上了“香雪兰”——那船的名。

船好大，看上去更像个星级宾馆。

在总台交了一万韩币(押金)，拿了房间钥匙，421号房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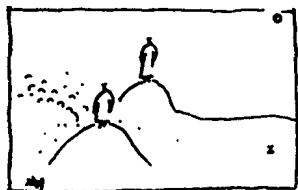
上楼梯开门儿，房间很干净，有两张床位，我把小包往床上一扔，脱了大衣往床上一扔，脱了如意的大衣往床上一扔，抱起如意往床上一扔，他哈哈大笑。

我心里说旅行真好啊，没有情人也浪漫。

如意问我跟他在一起是不是很好，我亲了他一口，他却执著地扳着我的头亲了一下我的嘴巴，然后又是大笑，真拿他没有办法。

我拿起刚刚在总台买的电话卡，带着如意去健身房打公用电话，打给我的男人，告诉他我们已在船上了，打给送我们上船的女朋友，告诉她我们已在船上了，条件很不错等等。

通完电话走出健身房，我们在楼道里走走逛逛，闲闲散散。



他至今找女人的标准还是一个能安分持家的善良女人

如意想打游戏机，可他连那台子都够不着，我就哄他说那些游戏机都是出了故障的，不能玩儿，但他还是固执地踮着脚尖儿在上面比划了一阵。

我俩回到房间没多一会儿，广播就响了，说：“餐厅已开始营业，有用晚餐的旅客请到2楼餐厅用餐。”广播接着还说：“晚餐为您准备的是牛骨头汤套餐、黄豆芽汤套餐等。”

如意说：“快去快去，好饿啊！”我俩就手拉着手锁好门去用晚餐了。

我们先找位置坐下，然后我点了牛骨头汤、两碗米饭、泡菜，坐下来吃着，才觉着船在走，悠悠荡荡的，像吊床，左晃一下右晃一下。

外边人世间灯光灿烂，我看不见星光是不是也灿烂。

如意并不集中吃饭，他在餐厅里走来走去，一会儿帮我拿水，一会儿还帮我拿水。

我喝水的时候看了一遍周围的人的脸，我只认识一张脸，他叫我妈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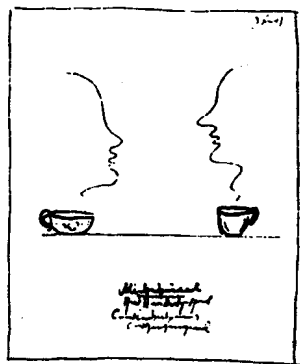
饭还没有吃完，他已经吵着去别的地方玩儿了，转来转去，我们就转回了“421”。

我就是想早些哄他睡觉，我放了热水给他洗了小脸儿、小手儿、小脚儿、小屁股，然后就哄他上了床。

我说讲故事给他听就关了大灯，开了小床头灯，可是故事讲完了，他更精神了，一丝睡意也没有，又不能吵架扫兴，只好起来再穿上衣服、鞋子，又是手拉着手去了一小点儿，买了一罐啤酒和饮料。

我告诉他喝完必须睡觉，他答应得很爽快。

再回到“421”，坐在床上，我啤酒他饮料，干杯，就着鱿鱼丝儿。



我告诉他喝完必须睡觉

每喝一口都要撞一下杯子，又总是不自觉地对视笑一下，很快喝尽了，他并未马上睡而是唱一会儿，跳一会儿，才躺着。

睡着的时候已是9点多了，看着他那甜甜的小模样，觉着自己好幸福，有他相伴在身边，他那么动人，那么天真，那么聪明，好爱他。

我半躺在床上，衣服和包在另一张床上睡着，它们是我的皮囊，它们也累了。

我在走，跟着香雪兰在黑夜裡。

海上有灯火，也在走。

我也不知道自己跟着那灯火走了多久，闭着眼睛做着梦。

广播又在说话了：“餐厅开始营业，用早餐的旅客请到2楼用餐，早饭为您安排了稀饭、豆沙包等。”

我自己黑天都没过完呢，天怎么这么亮了？真不愿意起床啊！可小如意已经开始在推我，拽我起床了，他说他很饿。

我明知道他说谎，可还是不得不起来，领他到餐厅吃早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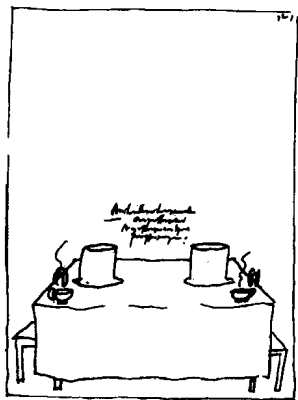
到了餐厅，他果然就是到处玩儿，不肯吃饭。

他说想去甲板上观海，但他只是刚刚把门儿开了一条缝儿便缩回了头，说冷死了。

我带他去了咖啡厅，坐在靠窗的位置，我咖啡他橙汁儿。

我俩趴在窗上看海水，看着看着就看出来一个游泳的人，他离我们越来越近，我看见了脸，那是一张我没见过面却似曾相识的脸。

他在冲我笑，我打开小窗子，问他冷不冷啊，他却说你回来了。我说你快上来吧。他又说我去看你吧。我又问你吃饭了



到了餐厅，他果然就是

到处玩儿，不肯吃饭

吗？他说那你休息吧。然后他就把头放进海里不见了，等了好一会儿也不见他钻出来，我也就随他去了。

我关上窗子，小孩儿在吃杯里的冰块儿，我不许他吃太多，肚子会痛，他去别处玩儿了。

这时一个人走到我对面坐下，我发现他浑身上下都湿透了，他说是刚刚在海里游泳的那个人。

他咋上的船好像谁也没看见，他身上带着一股子咸味儿。

我说你来了，他说你喝咖啡呢？

我不知道是他听觉有问题还是别的什么，他总是所问非所答，可我又总是问他，我也有问题吧。

我问他为什么不回家呢？他说芸娘死了，我不想理他了。

我举手，服务小姐来了，她说4千元韩币。

我付了账，喊如意，我俩走了，留下了那个湿漉漉的人，随他去吧。

回了房间，整理东西。

船就要靠岸了，我已看见了烟台，这个久违的海滨城市，可我并不激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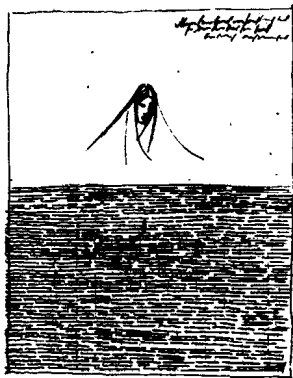
船慢慢靠岸了，人们大包小包地排着队等着下船，我也在队伍中，但我没再看见那湿透了的人，我都在填出境卡了，也没看见那个人。

我三番五次地填错，后来是别人帮我填好了，我说了谢谢就拉着小手，推着大包，出来了，入乡了。

姨妈来接我们了，姨妈高兴得不得了，不断地说话，说啊，说啊，一直说到了她们家里。

姨妈准备做饭给我们吃，忙得不亦乐乎。

表妹也从单位打来电话，说自己不能马上从单位出来是多么难受。她让我耐心等待她，她将即刻把工作扔了来见我。



然后他就把头放进海里不见了

我让她快点儿扔了，她说好。

一股子饭香和菜香钻进了我的鼻子，姨妈已经摆好了桌子，还备了酒，是姨妈自己泡制的。

房间里有点儿冷，喝着酒，说着现实中发生的故事，故事中的故事，我觉着越来越冷。

我看见屋子里不知啥时候进了如此多的水，那水带着一股子腥味儿。

我用舌头舔了一下那水，咸死我了。

海水怎么会进到屋里来，我想问姨妈，可姨妈仍若无其事地喝着酒、说着事儿。

我喊起来，姨妈问咋的了，我让她看房间里的水，她说啥也没有啊，哪有什么水。

这时电话响了，我看见电话已泡在了水里，话筒都掉了，电话居然也响。

我看见话筒里咕嘟咕嘟地冒着水。

我拿起话筒，我还没说话呢，那边就有人说话了。

“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知道了，原来是那个湿漉漉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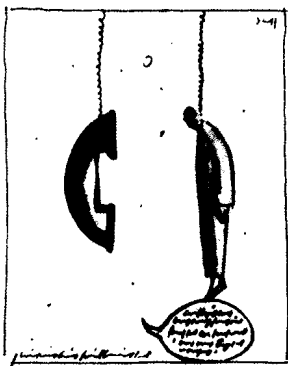
我让他快走，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跟着我，而且他为什么那么湿都不觉着凉，他难道从未干爽过吗？

他还在说话，说来说去，我只听清一句：“你干啥呢？”

我说过两天就回冰城了，他又自言自语，我听不清，放下电话随他去吧。

姨妈已收拾好桌子，我再看水早已退得干干净净的了，好似啥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姨妈坐在沙发上看着我们说我回来真好，家里像过年似的，能常回来就好了。



这时电话响了

如意困了，姨妈又哄如意睡觉，然后又坐回来，坐在沙发上一个人洗着小根儿蒜。

我连续吃了两个桔子。

外面下雪了，那种鹅毛大雪。

姨妈说表妹要回来晚了，下这么大的雪，路滑，车不好走。

表妹真的回来得挺晚，她一进屋见我就笑，就开始不停地，说姐来了真好，家里的气氛像过年似的。

“我来了，就是年，我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年。”我大言不惭地说。

表妹笑，姨妈拍了拍我说：“是啊，你怎么那么好呢？”

又摆了饭桌，表妹吃饭，我又喝酒。

这酒我喝着头有点儿晕，许是身体上的倦还未缓过来吧，那我也喝，姨妈也喝。

我很想陪姨妈多喝几口，姨妈很不幸福，辛辛苦苦大半生，这到老了，才想要好好生活一把，丈夫却丢了。因为过去她光忙着生计、糊口啥的了，每天都是大嗓门儿像吆喝牲口似的，吆喝着孩子们快点起来去打点生意，像训斥仆人样训斥丈夫，像在战场上指挥战斗一样，指挥着、调动着家庭里的每个成员，她自己更是任劳任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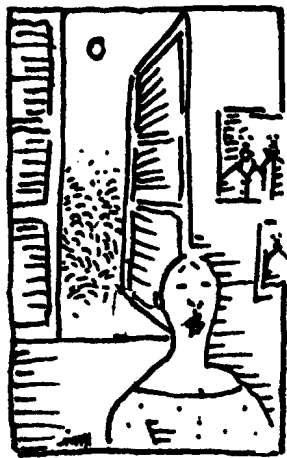
十多年这样的生活，她竟然没有为自己攒下一个钱，银行都未去过，不懂存折咋存咋取。

现在生活是好了，不愁吃、穿、住了，但代价太大了。

对姨妈来讲，生活好的代价就是家没有了，夫离子散。

她后悔，她恨，她气，她苦，她哭。

丈夫走进了一温馨的风子里，每天听温柔的声音，丈夫许也在恨自己，这么许多年竟跟“男人”生活在一起，这么



生活好的代价就是家没有了

一把岁数才知道女人说话原来是这么温柔动听啊。也因此姨夫怎么也不肯回头拥抱姨妈一下，重新在一起安度晚年。

姨妈说咋也没想到她信任一生的人竟然在这个年龄里背叛了她，尽管她责任很大，可是“你姨夫那个人多好啊，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

姨妈至死都不会明白男人女人吧，又有几多人那么明白男人女人的事儿呢？又有多少人知道自己呢？

姨妈还在为别人烦恼着，流着眼泪，为很多事操着心，命运真都是这么注定的吗？

我让姨妈与我一起回冰城，姨妈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知道姨妈心疼我，怕我一路上带着如意很累。

我去打了一个电话，打给南京的一个朋友，正好是那位朋友接的。

“你在哪儿呢？”他问。

“在东京呢。”我信口说。

“你去东京干什么呢？”

“只许你们在南京、北京，就不许我在东京吗？”

“你这号码是烟台啊，你在烟台呢？”

我笑。

他又告诉我说神了，今天中午天游在长江边上喊你来着，说：“松梅，你快回来吧！”

我很平静地说：“我听着了，所以我才回来的啊。”

他说：“是不是啊？”

我知道了，有缘没办法，咋也丢不了，也不用找。

我有点兴奋，尽管眼睛睁着有点吃力，身体很疲倦。

半睡半醒中和表妹聊着天儿，谈婚说嫁。

她爱上了一位年轻的老人，结果她老了那男人年轻了。



松梅，你快回来吧